

向着更大的历史跨度

——论新闻写作的突破

樊 凡

新闻写作面临着挑战,越来越成为报界同仁深切关注的问题。这种挑战,来自热气腾腾、繁花似锦的现实生活,来自声情并茂、视听兼美的广播电视,来自个性鲜明、各具特色的健康小报,还来自对新闻艺术“口味”越来越高的广大读者。在这场挑战面前,不少同志积极以对,从思想观念、思维惯性等方面,发表了许多很好的见解,着意为新闻写作的更新扩展视野、开拓道路。

一条新闻,或谓消息,能否取悦和取信于广大读者,以致于具有长久的艺术魅力和永恒的历史价值,是记者最为关心的事情,也是新闻研究工作者最感兴趣的题目。要把这个题目做好,必须超越前有的认识范围,突破对新闻写作规律的经验性描述,朝着历史与逻辑统一的科学方向前进。这是一个难度相当大的课题,需要从写作实践和理论总结两个方面,付出艰巨的劳动,还必须要有耐心接受时间的考验,才有希望取得相期的效果。

近年来的新闻写作,不少人在追求创新方面,是洒下了辛勤的汗水的。但就整个新闻界而言,还没有获得突破性的进展。为了讨论的方便,我们不妨把话说远一点,将新闻和它的近邻文学比较一下。同为对现实世界的反映,新时期的文学创作,无论是思想深度、艺术形象、表现手法、结构形态、风格流派各个方面,都取得了飞跃的进展,出现了建国以来从未有过的繁荣,文学批评也新说竞起,空前活跃。当然,文学是文学,新

闻是新闻,各有自己的特殊规律,不能简单地类比。新闻学是一门年轻的学科,而文学却有了几千年的历史,艺术积累与学术积累,都比新闻丰富得多,但是,“海阔任鱼跃,天空任鸟飞。”新闻与文学,同“游”一个“海”,共“戴”一个“天”,为什么文学能“跃”能“飞”,新闻写作水平却停滞胶结,徘徊不前?总不能一二三四地摆出理由,证明这种反差是天然合理的吧?

我们自然不应脱离原有的基础和创新的条件,对新闻写作提出超乎现实的要求,提倡无视科学规律的乱改,那样会产生混乱和倒退。但是,凭藉时代的动势和新闻内部的推力,把新闻写作水平由一个历史阶梯扶上另一个历史阶梯,总是我们的历史责任。要做到这一点,必须把我们的眼光,从“手工业式”的小改小革,引向更大的历史跨度,以求得整体性的突破。这里似有以下几则应予考虑,其一,新闻写作规范是历史发展的产物。时代前进了,写作规范也应随着历史的流程,在自身的扬弃过程中演变发展。赵翼所说的“诗文随世运,无日不趋新”^①,对于新闻写作,也是适合的,其二,新闻是为受众服务的,不断地适应受众的需要,是新闻发展的一条基本规律。社会生活的丰富,带来了受众审美趣味的丰富,带来了受众对新闻的多样化的需求。新闻写作若不能打破单调僵板的局面,在丰富性和多样性方面作出更大的努力,就满足不了受众的需要。其三,新闻记者的创造活力是无可限量的。他们是时代的

尖兵，呼吸着最新鲜的时代空气，吮吸着最丰富的时代的思想营养，其中一些笔力千钧，才气非凡的高手，常常是胸心自具天地，手下别有炉锤，任何写作规范到了他们手里，都有可能不循故辙而生创变，翻出新篇。而这些高手的才情气质，又各各不同，笔下所出，体式格调，必也红艳幽香，各擅胜场。只要有一个安定团结和民主和谐的社会环境和写作气氛，他们定会驰骋文思，放开步武，开创新的局面来。

新闻写作要创新，突破点往那里？是真实现性？时效性？指导性？信息性？这些问题都很重要，任何时候都不应忘记。现在报纸上天天发表的那么多新闻，不能说完全没有注意到这几个方面，可读者“看报看题”的现象并没有太大改变。是要多写些偷情遣兴的“软新闻”吗？可专登“情梦”“侠盗”的那些报刊，却受到群众的抵制。可见，问题并不在于新闻的内容和它的属性。那么症结究竟在什么地方？我们思量，新闻写作要有一个历史性的跨越，当前恐怕要着重解决以下两个问题：一个是读者意识的加强，一个是写作模式的更新。前者是要解决报纸与读者的矛盾，后者则要解决内容与形式的矛盾。后一个问题同时又是前一个问题的落脚。

如前所述，不断地适应受众的需要，是报纸发展的一条基本规律。群众与报纸的关系，是读者与作者的关系。报纸是办给读者看的，读者越多，作用就越大。读者是为了自己的需要而买报看的，符合需要，他就买，不符合，就不买，或者买另外一家。由于这一层关系，读者常常是很挑剔的。而报纸如果失去了读者，也就失去了生命。因此，读者与报纸之间，是有矛盾的。公费订阅的制度，把这些矛盾掩盖了起来。使得一些同志产生了稳安自适的心态：“这么着日子还是过得差不离！”于是大量例行公事式或公文事务式的报道，就托庇赖着不肯离开版面，不仅不吸引人，而且在感情上与读者也是隔膜的。应该明白，离开了读者的需要，就没有什么指

导性可言。指导性，新闻价值，并不纯粹是凝聚于新闻作品上的客观属性，也不是办报人所能垄断的一宗“奇货”。新闻价值，从接受美学的角度看，是读者的一种阅读效应，审美效应，是读者对新闻内容需求关系的产物。不能认为指导性可以单独依靠报纸一方来实现而必须要考虑读者的需要，必须对读者循循善诱，心理上感情上与读者接近再接近。

但读者意识的强化，最根本的还是要体现在新闻写作上，要把读者观念化入新闻写作的艺术思维中，写出一篇篇令人爱不释手的好新闻来。这就谈到新闻模式上来了。但新闻模式问题并不是一个孤立的问题。我们的一些同志，善于发现新闻，却不善于表达，首先是因为艺术感受力的薄弱，或者说是感受力与观察力的不平衡，捕捉新闻时能独具慧眼，说明这些同志平时注意学习理论和方针政策，有着比较敏锐的观察力和新闻鼻。但有见于中，却不能发之于外，“形于心，不形于手”，茶壶煮饺子倒不出来。这与缺乏艺术熏陶不能说没有关系。相当多的一部分同志，不重视或没有来得及认真学习文学、美学、文章学、心理学和戏剧电影书画音乐方面的知识，甚至错误地认为新闻工作者不需要学习这些知识，以“文从字顺”为满足，因而艺术素养不高，艺术感受力不强，在采访和写作中，不善于识别形象，捕捉形象，贮存形象，再现形象，在进行逻辑思维的同时自觉地运用形象思维，以自己的政治思想、审美观念去统一从生活中得来的感受和知觉，调动自己的生活体验，展开艺术联想的采取背景衬托、象征比喻等手段，“借题发挥”，巧妙地对生活作出更深更广的概括，把再现生活与表现时代天衣无缝地结合起来，把新闻写得既真实生动，又有立体感和历史感，即有信息量，又有启示力。如果只注意到观察力的作用而忽视感受力的作用，光凭观察就下笔，难免是客观现象的罗列和被动的说明，怎能写出新闻性和艺术性完美统一的好

作品来？

其次才归结到新闻模式上来，中心问题是，不善于调节内容与形式的矛盾，一些事实生动、寓意深刻、情节复杂、形象丰富的新闻事件，由于没有获得恰以容受的艺术框架，内容与形式之间没有作出最佳组合，无法在传递信息的同时给人哲理的启示和美的享受。从哲学的角度看，内容决定形式，新鲜引人的新闻事实，应用工巧精美的形式来运载，两者和谐统一。但在新闻世界中，不协调的现象时有发生，一种是内容弱于形式，这在电视新闻中最常见。电视这种形式，集时间艺术与空间艺术的优点于一身，可使受众在看电视时获得很好的综合效益，但不少电视新闻却未能与形式性能的扩增相同步，单调枯燥，公式化概念化。另一种是形式限制了内容，这在一些倒金字塔式的新闻中相当突出，例如几年前农民购买飞机、汽车和钢琴的新闻，这是古老的华夏有史以来破天荒的大事，该包含着多么丰富的信息，多么深刻的启示，给人以多么广泛的感受与联想，可是用以贮运这些事实的写作形式，却没有把这些信息和启示都表现出来，因而也没有给人以应有的感受与联想。也许记者在做实地采访的时候，也是激动万分、浮想联翩的，可是把自己的感受和思绪用写作形式加以筛选和规范，就受到形式的凝固，令人热泪盈眶的故事，只得变成一条凉冰冰的新闻了。

这说明，成熟了的新闻写作形式，和其它艺术形式一样，有着自己明确的规定性。它至今仍为大家所沿用，自然有它不可代替的优点，但也有不可忽视的局限。优点是，把现实生活改造成一定的表现形态，可起到强化内容的作用，使信息能快速集中地传播出去。同时，对于后者，它又起着导向的作用，在写作时可不必再从头去摸索。因为，形式由蕴酿到稳定，有一个历史过程，这个过程，也是艺术技巧的积淀和审美规范的孕育过程。掌握了形式，也就同时掌握了前人的艺术技巧和审美规范，就可以驾驶散漫无章的

原始生活，获得了将客观世界向审美规范归纳的自由，例如倒金字塔式是按内容的重要程度由主到次的序列来结构文字的。而原始生活并不是这样行进，材料本身也并不是这样现成地排列着等待记者去收拾的。没有审美规范的引导，记者将会在堆积如山的生活素材面前茫然无策。

但是，形式一旦成熟为审美规范，就会因竞相效仿而进变为一种普遍的模式，并产生由此审定的是非标准，合乎模式的通常就会被认为“是”，不合的就被宣布为“非”了。而这种可以拿来判断是非的普遍模式，其对生活的容纳，是有选择性的，它只能容纳和表现与它的性能相融适的那一部分，对不相适应的生活层面，就加以排斥，或强迫生活“改组”。越是成熟的模式，对生活的限制性力量也越大，以致伏下了程式化、公式化的危机。这就是模式的局限。正是这种局限，使得一些颇有经验的记者采掘了生活中的浑金璞玉，却无法镌镂成器。同时，规范一经社会认可，就会产生一种惰性，很不情愿改变自己。而生活本身却又非常活跃，日新月异，这就造成了尖锐的矛盾。冲击规范的使命就历史地提出来了。

总而言之，模式既是人类创造性思维活动的成果，又是人类创造性思维活动的桎梏。我们一方面可以运用现成的模式来写作，并力求有所补正。一方面又必须超轶故常，独辟蹊径，在遵循新闻写作基本规律的前提下，创造并引导读者接受新的模式，以充分反映新的时代。这就是我们对待模式应抱的态度，也即是前人所说的“因革通变”的意思。根据这个观点，我认为，写新闻须得有“法”，“离它不得”，“离则伤体”。初学者必须“先从法入”，认真学习前人的经验，如果不守体格，任凭自己的意兴随手抒写，则将不伦不类，不知所云。但懂得了前人的“法”，只知照模照套，规行矩步，必定笔墨拘谨，气机不畅。所以在掌握规律之后，必须又要“脱”出来，站得比前人高一些，轻装前进，大胆创

新，才能写出好文章来。我们不少同志，本来写作技巧上就有许多不成熟之处，再加上旧法的局限，还会在缺点上面加缺点。

科学的发展是沿着纵向分化和横向综合的规律行进的。回望人筭路蓝缕的轨迹，现在大家熟知的模式，正是根据纵向分化的规律，花了上百年的时间，从古典文学和史学中脱胎分解，又吸收了外来的经验慢慢形成的。它的诞生使新闻写作成为了真正的科学。现在的新闻写作，在语言上由文学的雕饰蕴藉演变为简洁平实，结构上由文学惯用的先后因果逆转为先果后因，篇幅上由史学的长而杂变化为短而精，更体现了新闻的特点，有利于发挥新闻的特异功能。但在自身扬弃的过程中，却失去文学的生动形象与史学深刻全面的优点，对于反映多层次、多色彩、多声部的现实生活，越来越暴露了它的缺陷，群众普遍地感到不满足。根据现代科学互相渗透综合的趋向，把新闻与文学、史学、美学、心理学、社会学、戏剧电影和书画音乐等方面的知识和技巧结合起来，使之博采众长，转益多师，形成有机的合力，以创造新出的模式，可能是一条通向未来的径路。这种与文学史学等的重新结合，并不是“转了一圈，回到原地”，而是在新的基础上向更科学、更丰富、更高层次的审美规范的升华。前些时候，一部分同志中曾有过新闻到底可不

可以与文学靠拢的议论，这个议论，实际上是有关新闻写作改革的某种变奏，其中的分歧，可能具有两重性质，一是视角不同，一是认识层次不同。视角不同，一方担心会把文学虚构当成新闻事实，导致新闻的自戕；一方则企图冲破僵化的老套子，把新闻写得生动些。认识层次不同，一方试图叩打未来的大门，一方则只执着于新闻写作的现状，没有注意到以上所述的新的趋势。

基于创新的目的，新闻写作上散文式、视觉新闻等主张的提出与探索，是有积极意义的，新的设想，一方面具有科学性，一方面又具有不确定性，需要不断的总结来完善。不同的事物，不同的感受，应有不同的表达方法，只要写得好，散文式也好，视觉新闻也好，都应看作本色当行，给予一席之地，一视同仁，不加轩轻。只有这样，才会百家争鸣，百花齐放。

“不创前未有，焉传后无穷”？以笔报国的记者同志们，努力学习，艰苦实践，接前人未了之绪，开后人未始之端，向着更大的历史跨度，前进！

注释：

① 赵翼：《论诗》，嘉靖寿改堂本《瓠北集》卷46。